

◀ (上接7版)

渴求名誉：“她要求把自己的名字也载入你和一众豪杰的功绩，/身为妻子，抢去丈夫的荣誉。”美狄亚对自己的“娘家人”也作出了骇人听闻的事情。她背叛了自己的父亲帮助伊阿宋，并且杀死了自己的弟弟，碾碎尸体 (*sparagere quae fratris potuit lacerata per agros/corpora*)。对于公元前5世纪的雅典人，以及奥维德时代的罗马人来说，兄弟对于一个女子的意义可能比姐妹要大得多，因为他可以在父亲去世之后，代表女子的利益，甚至在她出嫁多年后仍给予她支持和保护。美狄亚的做法，可以说是亲手斩断了与父亲家族的联系，是特别决绝罕见的做法。

许普西珀勒花费了大量笔墨写美狄亚，但其实一直在与美狄亚的对比中刻画自己，把自己刻画成一个完美的妻子和爱人。她提到自己出身高贵，遵循妇道，不曾背叛自己的父亲，更愿意把自己和王国都奉献给伊阿宋。然而，信的结尾却出人意料。在接近末尾的地方，许普西珀勒高呼：“我也可以做个美狄亚，来对付美狄亚！”曾经鄙视巫术的她，也像美狄亚一样，使用了诅咒。许普西珀勒祈求神明，让美狄亚像伤害自己的父亲和兄弟那样，伤害自己的孩子和丈夫，让她“遭到流放，满世界寻求庇护” (*exulet et toto quaerat in orbe fugam*)，“等她穷尽了海上陆上所有的可能，再让她尝试天空” (*cum mare, cum terra consumpserit, aere temptet*)。读到这里，读者几乎会马上想起欧里庇得斯悲剧的最后场景：美狄亚在设计杀死科林斯公主和国王、亲手杀死与伊阿宋的孩子后，登上太阳神的车驾，高高站在舞台上方，而下面则是闻讯赶来、绝望而无助的伊阿宋。这个场景中的美狄亚，超越了性别的界限，甚至超越了人和神的界限，她展现了从前不为人知的能力，甚至进入了凡人一般不能到达的领域——天空。还有些读者也会想起欧里庇得斯另一部现已不传的悲剧《许普西珀勒》：根据该剧的残篇，她自己后来也被流放，被迫离开了莱姆诺斯岛。

这样一个结尾的意义也是多重的。从许普西珀勒的角度，其反讽之处在于读者和诗人才有的、对美狄亚和许普西珀勒未来的了解：诅咒者自己也会被流放，而被诅咒者则将展现强大且骇人的力量。而在诗人奥维德的角度，这个结尾的妙处在于诗人避开了已有文本中对人物未来的直接描述——特

别是欧剧中那样令人难忘、很难超越的描述，将美狄亚的未来行动全部置于许普西珀勒的诅咒中。他将未来的美狄亚——那个骇人的巫女、杀子的母亲、强大的复仇者——刻画成一个被咒语驱使的被动人物，甚至她像神一样飞上天空的行为，也是许普西珀勒宣判的惩罚。许普西珀勒诅咒了美狄亚，也为所有美狄亚未来的行为印上了自己的影子：这一切都是另一个女人对她的诅咒。这时的许普西珀勒，甚至令人想起欧里庇得斯诸多悲剧开场白中的女神，徐徐宣布主要人物接下来的命运：而她口中的美狄亚就要登场了。

第十二封信： 像希腊人那样？

在第十二封信的开始，被许普西珀勒诅咒了婚床 (*deuoto... toro*) 的美狄亚，成了被抛弃的蛮族女人；许普西珀勒念念不忘的、地域上的高低贵贱，也成了伊阿宋另娶科林斯公主的理由。如果说第六封信中，许普西珀勒口中的美狄亚违背了所有女性应遵守的规范，第十二封信中的美狄亚则无情地嘲弄了这些希腊人口中的规则。

这是一封高度自省的信，美狄亚深陷于对过去的回忆、对当下的考量和对未来的计划中，这些内容，与其说是要写给伊阿宋看，更像是她与自己的对话。信的第一行就提到了回忆 (*memini*)，之后反复出现的时间副词和完成时、过去完成时，也反复将读者的视线推向过去。美狄亚对过去的回忆，往往充满反省以及现在的认识。例如，她后悔自己曾帮助伊阿宋，若他在重重危难中死去，

quantum perfidiae tecum, scelerate, perisset!

dempta forent capiti quam mala multa meo!

亵渎神灵的你啊！那样的话，多少不忠都会随你消逝，

多少不幸都会从我脑中屏除！

对于美狄亚来说，回顾过去能让自己更好地理解现在；正如学者维尔杜奇指出的，正是回忆，把少女美狄亚和更为成熟的美狄亚整合在一起。更重要的是，美狄亚对过去的回忆，总是暗示着现在和未来。例如，她的回忆中反复涉及“火焰”和燃烧的形象。这些词句无疑在提醒伊阿宋，自己曾帮助他免遭火牛的烈焰；这些词句也暗示着她将要在科林斯燃起

的那把火——那火将吞噬她的敌人。有时候，我们简直分不清她是在谈论过去，还是对未来做出威胁；或许二者皆有。

美狄亚要让自己显得哀婉动人，为此，她从许普西珀勒的信中学了很多办法。她提醒伊阿宋自己为他做过的事，把自己跟科林斯的公主比较，强调孩子与伊阿宋相貌酷似，这些都是许普西珀勒用过的法子。但除此之外，美狄亚也挑战了包括许普西珀勒在内所有关于她的故事。欧里庇得斯的美狄亚宣布是她亲手降服了火牛，许普西珀勒根据自己听说的传闻，声称美狄亚不仅制服了牛，也用同样的巫术降服了伊阿宋。然而，美狄亚却在她的信中声称自己只是坐在那里，“面色苍白”，看着伊阿宋大战火牛。她在撒谎吗？如果是的话，读信的伊阿宋一定会知道，而这样明显的错误，一定更能提醒他美狄亚过去的好处。而对于别的读者来说，美狄亚的这番话也足够反驳用巫术俘获男人心的指控：她能够降伏恶龙和火牛，却无法俘获这个男人。

第十二封信中的美狄亚，也微妙地嘲笑了“蛮族女人”的标签。她回忆起制服恶龙时的自己，那个美狄亚，“现在终于

成了你眼中的蛮族女人”，只因伊阿宋已不再需要自己。美狄亚深知自己“外来者”的身份，但她也很善于用“希腊人”的方式来回击他们对自己的侮辱。许普西珀勒将自己的王国作为陪嫁，许诺给伊阿宋；于是美狄亚也想象伊阿宋向她索要嫁妆 (*dos ubi sit, quaeris?*)。她不无讽刺地说，自己的陪嫁早已在伊阿宋的格斗现场“现钞付清” (*numeravimus*)；她的嫁妆不是别的，正是伊阿宋和他那些希腊伙伴们的生命。嫁妆已经按照希腊人的方式给了，那么，现在要另娶别人的伊阿宋，是不是也该按照希腊人的方式，在离弃美狄亚的时候归还嫁妆？美狄亚想象了自己索还嫁妆的情景：

dos mea, quam, dicam si tibi "redde!" neges.

我的嫁妆，若我跟你说道“还来！”你会拒绝。

“嫁妆”和一系列与市场交易有关的词汇，也正是欧里庇得斯悲剧中反复提到和使用的；奥维德的美狄亚嘲讽式地模仿了所谓希腊人的做法，她不仅羞辱了伊阿宋，甚至也羞辱了所有希腊人。在很多方面，美狄亚都模仿了伊阿宋：她提到要哀求伊阿宋，就像伊阿宋

从前哀求她那样，她的语言也充满伊阿宋擅长的、希腊式的修辞，极具说服力，同时也充满暗指，介于真实和谎言之间。美狄亚可以像希腊人那样；但同时，她也清楚地表示，自己远远超越了这些她可以轻易模仿的做法。接近信的末尾，美狄亚仿佛觉得自己已经“哀婉”了太久，也纤尊降贵地模仿希腊人太久。她的威胁更加直白：

dum ferrum flammaeque aderunt sucusque veneni, hostis Medae nullus inultus erit.

只要有利刃、火焰和有素的药液，

美狄亚的敌人就不会没有报应！

而书信的结尾更是耐人寻味。美狄亚不再试图用谦卑的言辞打动伊阿宋，甚至不再说明她要施加的惩罚；她的话完了，但有位神明正在她胸中翻腾，有些“不可说”的东西正在酝酿：

nescio quid certe mens mea maius agit.

某种更大的东西正在我脑海中激荡！

我们不禁好奇，“某种更大的东西” (*quid... maius*) 是什么呢？除了她即将开始的杀戮，还有没有别的东西？这是许普西珀勒的诅咒在发生作用吗？还是美狄亚在暗示自己的神性？毕竟，她将要像神一样腾空而起，她的生活和故事也远远没有完结。《拟情书》中的大多数女子，在书信结束后，要么结束自己的生命，要么将继续无助而被动地等待。而美狄亚写完书信后，还将有更惊人的举动，还会到更多的地方，开始不一样的生活。在这种意义上来说，确实有“更大的东西”，超越了这封信，也超越了这部诗集；也许另一部悲剧，另一部史诗，才是适合这些东西的地方。

* * *

以上分析了《拟情书》中与美狄亚相关的篇章；而《拟情书》的其他书信中，写信人有着各自不同的情感、经历、目的，使用了不同的修辞手段，也面对着不同的对象；每封信也都以不同的方式，唤起读者对之前文学作品的回忆和对照。可以说，这些情书，并不是一篇篇主题重复、手法雷同的哀怨诗；每一封信对之前文学作品的引用和呼应，亦是其阅读体验的重要部分。正因如此，这部作品才给读者带来了多重的阅读体验和不一样的愉悦。

(作者为北京大学英语系副教授)



美国雕塑家威廉·韦特莫尔·斯托里 (William Wetmore Story) 作大理石雕塑《美狄亚》(1865)，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